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日〕 安妮·Y·桥本 著

XIANDAI
HANYU
JUFAGO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RBA64/13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生成语法)

〔日本〕安妮·Y·桥本 著

宁春岩 侯 方 译

李 锡 胤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 李浏文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生成语法)

〔日〕安妮·Y·桥本 著

宁春岩 侯方 译

李锡胤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2/16·字数71,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50

统一书号, 9093·26

定价, 0.35 元

译 者 的 话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in Mandarin, 或译: 汉语普通话句法结构)原载美国《麒麟》(1973年改名《中国语言学杂志》)杂志1971年第8期。作者安妮·Y·桥本(Anne Y. Hashimoto), 原名余霭芹, 华裔, 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桥本万太郎的夫人。她多年从事汉语生成语法的研究工作, 曾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生成语法理论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语言模式时期, 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 简称ST)时期和扩充式标准理论(Extended Standard Theory)时期, 其中从ST到EST的发展较大, 理论内容也最为丰富。早在ST的初期(六十年代后期), 国外就有一些学者尝试把生成语法的理论原则运用到汉语句法研究中去, 桥本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生成语法和传统语法不同, 这主要反映在对待语言事实的态度上。生成语法不局限于陈列、分类和归纳所收集到的句子, 不只回答句子是什么样子的问題, 而着重研究探索语言事实的成因。从人们“说出了些什么”出发, 研究“怎么说出(听懂)”的内在规律。生成语法理论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把语法总括为两类, 一类是描写性语法, 一类是解释性语法。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属前者, 生成语法属后者。生成语法

的理论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关于语言能力、语言知识乃至语言运用和行为内在支配系统的科学解释。人们说出的句子千差万异，但句子和句子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句子不是孤立地、单一地造出来的，而是由一定的规则系统生成的。规则和规则之间也存在着有机联系。生成语法的任务，就是要制定出一套足以生成某一特定语言中各式各样句子的规则系统。

按照 ST 的设想，这套语法规则系统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基础规则，一是转换规则。基础规则的作用是把词项（近似于一般意义上的词）排列成一定的结构，称深层结构。比如，最常用的一条基础规则是 $S \longrightarrow NP, VP$ ，其中 S 是表示句子范畴的符号，NP 是表示名词短语的符号，VP 表示动词短语，“ $\longrightarrow$ ”表示“改写”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箭头左侧的符号都要改写成箭头右侧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位次关系的符号。然后再规定 NP 和 VP 改写成其它符号。这样就有了一套基础规则。使用这些规则时先用哪条规则，后用哪条规则不是任意的。另外，每条规则都有各自使用上的条件和限制。在表达方式上还经常使用花括号、圆括号等。花括号表示箭头右侧大括号内的两个（或多个）符号列必选用一个，但选用哪个是任意的。如，书中的基础规则 B17。

$$\text{方式} \longrightarrow \left\{ \begin{array}{l} \text{得, S} \\ \text{Adv} \end{array} \right\}$$

这个规则表示，‘方式’这个范畴可改写为“得，S”或 Adv（副词）。圆括号中的成分是可有可无的。比如，书中的基础规则 B1(i)，

$$S \longrightarrow NP, VP, (\text{时间}), (\text{方位})$$

按照这个规则，句子S可改写为下列四种形式

a、 NP, VP

b、 NP, VP, 时间

c、 NP, VP, 方位

d、 NP, VP, 时间, 方位

※号表示不合语法的句子。△表示没有语音形态的范畴，亦称空范畴或“零”。

另外，每个词项又具有一定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用“可数”、“人”、“生命”、“定指”等概念表示，在规则中用方括号表达。方括号中还要用“+”和“-”分别表示具有某一特征或不具有某一特征。如，[+生命]表示具有“生命”的特征，[-生命]表示无生命的特征。

书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与传统语法不尽相同。比如，动词的含义要比一般的动词含义宽得多。这些概念和术语的新颖含义，我们可以从书中给出的定义或例词、例句中体会出来。

书中在对汉语进行句法分析时，没有提及语调的作用，某些例句的可接受性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作者在引言中指出，本书旨在提供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简明框架，不作理论问题的全面探讨。书中例句较多，对一些较复杂的结构，又用树形图直观表示。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吕冀平教授的不少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简单结构	3
1.1 简单陈述句	6
1.2 “无主”结构	10
1.2.1 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句	10
1.2.2 其他表示存在、出现和消失的句子	12
1.2.3 表述自然现象的句子	13
1.3 疑问词问句和语助词问句	13
1.3.1 疑问词问句	13
1.3.2 语助词问句	16
1.3.2.1 “吗”问句	16
1.3.2.2 “吧”问句	17
1.4 间接宾语结构	17
1.5 感叹句	19
1.6 所谓小句	21
第二章 复杂结构——嵌套	23
2.1 名词短语的补语结构	23
2.1.1 定语从句	23
2.1.1.1 描写性和限制性定语从句	24
2.1.1.2 所谓的“NP 作修饰语”	27
2.1.2 句子名物化	29

2.2	动词短语的补语结构	31
2.2.1	副词性补语结构	31
2.2.1.1	比较结构	32
2.2.1.2	结果补语	35
2.2.1.3	程度补语	38
2.2.1.4	方式补语	42
2.2.1.5	其 他	45
2.2.2	动词性补语结构	52
2.2.2.1	否定结构	53
2.2.2.2	“把”字结构	58
2.2.2.3	被动结构	64
2.2.2.4	祈使结构	67
2.2.2.5	“双主语”	71
2.2.2.6	其它	74
2.3	附加结构	79
2.3.1	时 间	80
2.3.2	原 因	81
2.3.3	条 件	82
2.3.4	让 步	84
第三章	复杂结构——联合	88
3.1	并 列	91
3.2	选 择	93
3.3	相关结构	97
注释		100
基础规则表		120

引 言

在传统的汉语语文学领域中，对汉语句法的系统研究一直未被人们所重视，只是在近八十年间才开始有所进展¹。一八九八年的《马氏文通》就是研究这一新课题的第一次尝试²；当然，这本书是在古典拉丁语法的影响下写成的³。后来的汉语学家们力图摆脱外来框框的束缚，写出了不少解释汉语语言事实的语法书。这项开创性的工作由黎锦熙、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语言学家继承了下来，而以赵元任的语法成就最大⁴。

不仅中国学者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国外一些语言学家用不同的观点也写出了一些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⁵。随着五十年代以后语法理论的发展⁶，人们正在探索新的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⁷，期望建立一种能把汉语的语言事实归结到一种以缜密的语法理论为基础的条理清晰的框架中去的语法。虽然，这个新的体系还不够完善⁸，但可以指望沿着这个方向搞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汉语结构的认识是会逐步加深的。

本书的研究工作并不是要对现代汉语的整个语法做全面的探讨，只不过是想对其主要的句法结构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希望能在生成语法的框架内，对各种句法结构做出大体的描写和提出一个汉语句法结构的系统的概貌。把生成语法

模式运用到现代汉语句法上会引起一些理论性问题，在语言分析方法上也会碰到权衡取舍的问题。这些固然重要，但在我们的讨论中略去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对生成一定类型汉语句子深层结构的规则系统仅求其大致的情况，而对不同结构的深层结构只用简化了的略图表示。

第一章 简单结构

我们把汉语中的句子分成两种基本类型：简单结构和复杂结构。深层结构中有一个句子符号 S 的为简单结构，有两个以上 S 的为复杂结构。一个汉语句子在深层结构中至少要含有两个直接成份：名词短语(NP)和动词短语(VP)。在传统语法中，按照功能分类⁹，前者叫主语，后者叫谓语；从语义上来划分，前者叫话题，后者叫说明¹⁰。这可以表达为下面的基础规则¹¹：

$$B1. S \longrightarrow NP, VP$$

汉语表层结构的词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当然，在某些类型的句子中主谓也可倒置。句子的主要动词(V)包含在谓语 VP 之中。因动词的范畴不同，这个主要动词也可能带上一个宾语 NP。

$$B2. VP \longrightarrow (V)(NP)^{12}$$

但是，主要动词并不是谓语的必不可缺的成份，谓语亦可只由一个 NP 组成。在表层结构，如果出现了一个宾语 NP，那么，这个宾语 NP 总是位于主要动词的后面；但在比较结构或强调结构中例外。由于动词是按着它们在上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句法特征来分类的，所以我们把 V 看成为一个复杂符号(CS)。

$$B3. V \longrightarrow CS$$

出现在汉语简单结构中的各种动词将留在以后各章节中，同描写各种简单结构联系起来谈论。

汉语句子中的 NP 可以只由一个名词组成，或由一个名词带有修饰它的限定语 (DET) 组成。在表层结构中限定语居名词前，因为汉语中的修饰语总是在被修饰成份的前面。

B4. $NP \longrightarrow (DET), N$

名词是按其自身的特征（可数或不可数，有生命或无生命，人或非人，抽象或非抽象）来分类的。

B5. $N \longrightarrow CS$

B6. $[+N] \longrightarrow [\pm \text{可数}]$

B7. $[+ \text{可数}] \longrightarrow [\pm \text{有生命}]$

B8. $[+ \text{有生命}] \longrightarrow [\pm \text{人}]$

B9. $[- \text{可数}] \longrightarrow [\pm \text{抽象}]$

除了专有名词外，所有的名词都可受限定语的修饰¹³。限定语通常为：a) 指示代词 (D) 加上量词 (M)；b) 数词 (Num) 加上量词；c) 指示代词加上数词再加上量词。在表层结构中按上述位次排列。

B10. $DET \longrightarrow (D) (Num), M$

不同的名词要求不同的量词，在语法的词典中，对每一个名词必须标明适用的量词¹⁴。目前，暂把 M 定为一个复杂符号。

B11. $M \longrightarrow CS$

主语 NP 和谓语 VP 是汉语句子中的重要成份。除它们以外，简单结构还可以包含其他一些可选成份，如，“时间”、“处所”等。为此，B1 可修改为：

B1 (i). $S \longrightarrow NP, VP, (\text{时间}), (\text{处所})$

在表层结构中，“时间”和“处所”通常出现在主语 NP 之后、谓语 VP 之前。其他可能的位次有：(时间)—NP—(处所)—VP，(时间)—(处所)—NP—VP，(处所)—(时间)—NP—VP，(处所)—NP—(时间)—VP。也就是说，在 NP 或 VP 之前，(时间)和(处所)的位次可以是自由的，而在 VP 之后却不可以。提前的位次同正常位次的区别在于，它们强调或突出了提到主语之前的成份。因而也就不能把这些位次看成是正常位次在文体上的自由变体，而应看成是由强调转换所产生的强调句型¹⁵。

‘时间’这一成份在深层结构中是由一个介词或一个复合介词(P)加上一个 NP 所构成的。NP 的中心名词必须是时间名词(用语法特征[+时间]所标记的名词)。

B12. 时间→P, NP

由于 P 的选择取决于中心名词，我们把 P 定为一个复杂符号。

B13. P→OS

对‘处所’的讨论，见 2·2·1·5 节。

汉语句子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这就是停顿助词可出现在主语 NP 的后面或者‘时间’‘处所’这些成份的后面，而永远不会出现在动词和它的宾语 NP 之间。下面是一个带有三个停顿助词的例子。

(1) 张三啊，今天啊，在学校里啊，吃了十碗饭
既然这些助词的作用是要引起听话者的注意，那么就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某种短语的强调标记¹⁶。汉语中还有一种句末语助词，或称句子语助词。其中某些助词的使用和句子类型密切相关，还有一些则要伴随着句子中的某种其他成份的出现

而出现。为适应生成句末语助词(F), B1(i) 再修改为:

B1(ii). $S \rightarrow NP, VP, (时间), (处所), (F)$

句末语助词(F)也是一个复杂符号:

B14. $F \rightarrow CS$

1.1 简单陈述句

到现在为止, 在建立汉语简单句的潜在句法结构的过程中尚未考虑到汉语中各种不同类型句子之间的差别。很明显, 最好是能从句子的深层结构中推导出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这些句子种类的意义来。1964年 Katz 和 Postal 为此目的而确立的句子形素, 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句子形素反映出各类句子所特有的语义解释、句法特征、语调等等方面¹⁷。

现在, 我们把 B1(ii)改进一下, 分成下面两条规则, 并确定 Decl 为陈述句形素:

B0. $S \rightarrow \text{核心}, \{\text{Decl}, \dots\}$

其中 $\{\text{Decl}, \dots\}$ 表明一组句子形素

B1(iii). 核心 $\rightarrow NP, VP, (时间), (处所), (F)$

现在所建立的规则能生成各种简单陈述句的深层结构。

汉语中有一类陈述句, 即所谓的名词谓语句, 其中的 VP 不包含 V 这个成份。

(2) 张三学生

这种句子的深层结构一直被看作包含有一个潜在的系动词“是”¹⁸, 因为在否定结构中系动词“是”总是伴随否定标

记“不”同时出现的。但，出于下面的考虑，我们不把这个系动词“是”看作深层结构中的动词。首先，从语义上看，这个系动词没有词汇意义，而且在句法上又是不言而喻的。“张三是学生”在意义上和例（2）相同。每遇到一个取 NP—NP 这一形式的句子，都可以插进一个系动词而不致增添任何特别的意义。为了说明这里系动词的出现在句法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普遍特性，我们可以给名词谓语句建立一条随意转换规则。以便在该名词谓语句中引入系动词¹⁹。其次，否定句的表层结构中系动词“是”的强制性出现，可以看作否定动词的一个形态音位实体，而不足以证明这个系动词来自深层结构。这些将在 2·2·2·1 节中讲到。最后，系动词“是”没有体的标记²⁰，一直被看作是不完全变化动词。

下面，举一些依照主要动词而分类的简单陈述句的例子。所有的句子都呈“主语 NP—V”的表层词序。如有宾语时，为“主语 NP—V—宾语 NP”。

许多简单陈述句中的主要动词是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是带有宾语的并可出现在被动结构中的动词²¹。例如，

（3）哥哥打弟弟

及物动词可以相当自由地带上体态的标记²²，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还可受方式状语、频率短语、时限短语等修饰²³。

简单陈述句中还有两大类动词，一是不及物动词，一是描写性动词（或称形容词）。两者都不带宾语。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描写性动词可以由程度状语修饰而不及物动词则不可以。

（4）张三来了

(5) 张三十分胖

由于描写性动词和其他种类的动词一样，都起着主要动词的作用，也就没有理由把它们另立一种词类了。实际上，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同不及物动词区别开来。描写性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可以看成是同一种动词的不同态式的表现。确切地说，可以把描写性动词看成是不及物动词的静态形式²⁴。这样分析使我们省去很多麻烦，不必把既可作不及物动词又可作描写性动词的动词单列一类了。

(6) 张三很胖

(7) 张三胖了很多

这两句话中的动词可以看成是同一动词的两种不同态式，一是静态的，一是动态的。同程度状语一起出现还是同体的标记一起出现是一种态式的选择。当然，不是所有的不及物动词都有这种静—动态式的选择。象“跑”、“来”、“笑”、“死”等这些不及物动词没有这方面的选择。我们把有态式选择的不及物动词称为不及物状态动词。

简单陈述句中出现的其他动词有中间动词、分类动词、领属动词、方位动词等。中间动词是带有宾语并可被程度状语修饰的动词²⁵。

(8) 张三很怕狗

分类动词为数不多，其中有一些在选择主语 NP 和宾语 NP 上表现出严格的局限性。例如，分类动词“叫”、“姓”要选择具有专有名词这一特征的 NP 做宾语。分类动词“当”、“做”要求主语 NP 具有[+生命]的特征。

(9) 这只小猫叫阿花

(10) 妹妹今天做新娘子了

领属动词“有”也带宾语 NP，但它没有局限性，可同任何种类的主语 NP 或宾语 NP 一起出现。

(11) 那几个小孩有很多书²⁶

方位句的主要动词是方位动词“在”，它在深层结构中总要带一个方位短语。在表层结构中，方位短语表现为一个方位名词短语，也就是说，一个以方位名词为中心词的 NP。

(12) 张三在家里

这个方位 NP 应来源于基础结构中的方位词语，而不应来源于宾语 NP，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方位词语将永远不会出现在方位句中了。（见 2·2·1·5 节结尾部份）所以说，在深层结构中，方位句的谓语 VP 包括：一个方位动词，一个由方位介词“在”和某 NP 构成的方位短语，还有一个方位化成份。因为介词“在”在形式上同方位动词“在”相同，所以，这个介词“在”必须在表层结构中删除。还有一点，方位动词不会同体标记同时出现的。

列举在简单陈述句中充当主要动词的动词种类时，我们提到了体的标记(ASP)、方式状语、频率短语、时限短语、程度状语和度量短语等成份。这些成份可以有选择地与某些动词同时出现。它们之间的搭配条件各不相同，应在词典中作为动词的句法特征加以规定。由于这些成份与动词分类有关，应该作为一种可选性成份并入 VP 之中。因此，B2 可修改为，

B2(i). VP → (V)(NP), (ASP), (方位、方式、程度、度量、频率、时限, ...) ²⁷